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

JOHN E. HOEMER

FREE TO LOSE

在自由中丧失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美国〕 约翰·E·罗默 / 著
段忠桥 刘 磊 / 译

FREE
TO
LOSE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

在自由中丧失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

[美国] 约翰·E·罗默 / 著
段忠桥 刘 磊 /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01 - 4218

© 1988 by John E. Roem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简体）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 / [美国]
约翰·E·罗默著；段忠桥、刘磊译. —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2003. 11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Free to Los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ISBN 7 - 5058 - 3785 - 0

I. 在... II. ①罗... ②段... ③刘... III. 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研究 IV. 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564 号

责任编辑：赵兰芳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在自由中丧失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

[美国] 约翰·E·罗默 / 著

段忠桥 刘 磊 /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8.125 印张 200000 字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3785-0/F·3089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科学知识和文化思想发展成果的结晶。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诞生起，它就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成果，而成为了全世界劳动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由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学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必须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论》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遭到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也从未中止。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大量著作，在基础理论和经济史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如，比利时学者恩斯特·曼德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

资本积累现代特征方面，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独到见解。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激进经济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明确宣称要在西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学派中，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霍华德·谢尔曼、安瓦尔·谢克、罗伯特·布伦纳等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垄断、停滞膨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敢小视的成绩。以致美国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保罗·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序言中承认，“在最近的将来，他们的研究活动将大有成果。”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在大学的讲台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发展出若干学派。其中的宇野学派中，有伊藤诚等重要的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和危机理论方面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调节学派”，则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运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所谓“福特主义积累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针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安得列·根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阿尔吉里·艾曼纽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依附论、“不平等的发展”、“世界规模积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一系列理论。以约翰·罗默代表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命题进行新的证明。虽然这些理论成果也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对于它们的评价

总 序

学术界有许多争论，甚至有些理论（比如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研究借鉴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决定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希望此项工作能为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作出贡献。

科 岗

2003年10月

译者序

约翰·E·罗默 (John E. Roemer, 1945 -)

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是当代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并是20世纪70年代后流行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罗默出身于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19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1968年，他因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而被暂停读研究生之后，在旧金山的一所中学教了五年书。直到1974年罗默才获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多年。2000年9月他转到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

《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出版于1988年，它标志着罗默学术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罗默主要致力于以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特别是马克

思的剥削和阶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以公正观念为基础的剥削理论，其代表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基础》（1981）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在此之后，罗默转入政治哲学领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当代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相继出版了《平等主义视点：关于哲学的经济学论文集》（1994）、《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分配公正理论》（1996）、《机会平等》（1998）等著作。正是在《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一书中，罗默把剥削最终归结为一种不公正，并在此后转向了对正义理论的研究。

作为左翼学者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罗默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剥削的和不公正的制度。在他看来，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道德的角度向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当性提出挑战，这也是他写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一书的主要目的。罗默强调，马克思的思想至今之所以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论证了资本主义是一种不道德制度，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却没有充分体现出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有必要对其加以修正和补充，并进而以修正和补充过的剥削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进行深入的批判。在《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一书中，罗默主要论述了以下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人的制度。罗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工人并不像农奴那样是被强制为他人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理性选择的结果，即都是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但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初始生产资料的

不平等分配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只能是有人雇用他人，有人受他人雇用，从而使前者占有了后者的剩余劳动，因而剥削依然存在。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尽管看起来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被剥削。

不过，在如何定义剥削的问题上，罗默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同当代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一样，罗默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持否定态度，并进而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剥削理论也是错误的。但他指出，尽管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但这一理论强调的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事实却是正确的，而且这一事实可以用当代经济理论的方法同样予以证明。为此，他通过建构一种标准的微观经济均衡模型，提出了一种他所谓的技术意义上的剥削定义，即“在既定的经济中，如果某些成员必须从事超过社会必要时间（即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挣得他们所需的消费品集，而其他以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就能挣得他们的消费品集，那就可以说剥削将会存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生产中花费的劳动大于他以来自生产的收入所能购买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他就受到了剥削。”为什么会出剥削？罗默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因而，剥削又可以定义为“一些人凭借他们拥有的资本而依赖他人的劳动为生”。罗默认为，他所谓的剥削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剥削在事实上是一致的。

从生产资料的初始不平等分配是剥削产生的根源这一思想出发，罗默进而提出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剥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有关私有财产和剥削的论证可以完全独立于它而进行”。他通过建构的两个经济模型表明：在不存在劳动市场而只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剥削同样可以出现；甚至在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都

不存在的情况下，只要存在不平等的初始财产和通常种类的商品交换，剥削也同样可以出现。罗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之处不是关注劳动交换制度本身，而是关注作为其基础的财产关系：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私有权。劳动市场只是使生产资料私有权能够转化为不平等的最终收入和福利的一种手段。”为此，他在本书的第9章完全放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根据剩余劳动对剥削的定义，并提出了一种根据财产关系对剥削的定义，即把剥削定义为“与财产的不平等所有权相联系的结果的不平等”。这一定义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成员在与平等的财产初始所有权相联系的产品分配中的境况比他在现实的产品分配中的境况更好，那他就被剥削者；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成员在与平等的财产初始所有权相联系的产品分配中的境况比他在现实的产品分配中的境况更坏，那他就被剥削者。在他看来，这样定义剥削的好处是“使人们能明确关注这样一种看法，即剥削是一个人遭受的损失，是对财产的不平等的初始分配的结果。”这样一来，对剥削的关注就被转向对不平等地拥有财产及其后果的关注，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罗默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这一特征既可通过资本积累解释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又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但如果剥削指的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剥削，即一些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而获取另一些人的剩余劳动，那它至多可以解释前一个问题，而不能解释后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剥削只是一种事实描述，而不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说技术意义上的剥削可以出现在既不存在强制也不存在欺诈的理想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那剥

削到底错在哪里？对此罗默的回答是，工人生产剩余产品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源于最初的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说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公正的，那只能是因为导致剥削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是不公正的。

罗默强调，马克思研究剥削问题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这样说来，人们就应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的初始所有权的道德合理性上，因为，“剥削存在的决定因素是财产的初始分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度，这种制度允许财产分配被累积为代代相传的巨大的不平等。无论劳动市场还是剥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来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都是通过类似掠夺、奴役以及盗窃这样的方式确立不平等的资本所有权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篇（英文版）《所谓原始积累》中有过详细的描述。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的不平等的资本所有权显然是不公正的。如果说资本的初始分配就是不公正的，那由此导致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是不公正的。然而，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却争论说，资本的不平等分配也可以通过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方式产生，如可以通过不同的时间偏好率、不同的冒险倾向、不同的企业家的能力，或无法预期的运气而产生。对于这种说法罗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他指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这些所谓的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方式获得的资本，实际上都与人们在某一阶级背景下的成长相关，即都与最初的不公正的资本初始分配密切相关。例如，人们的不同的时间偏好率说到底还是起因于以前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如果这些不同的时间偏好率的发生是由于以前的不平等的历史，那说它们是不平等财富的最初原因就是不正确的。”总之，在罗默看

来，由于资本的不平等分配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而剥削的存在又正是由此而造成的，因而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公正的。

第三，剥削形式是随着财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一问题上，罗默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经济结构的兴衰是由于它们有助于还是束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财产权的性质是随着社会演进而变化的。”在罗默看来，经济结构包括财产权，而私有财产权是剥削得以存在的根源。财产权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奴隶社会，财产权表现为对他人的全部所有权；在封建社会，财产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部分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权表现为对可转让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社会，财产权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拥有的技能的所有权。与这四种不同的财产权相联系，剥削表现为四种不同的形式，即奴隶制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剥削。由于各种剥削形式都是以不同的财产权为基础的，因而，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剥削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罗默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财产权利的演进发生在各种财产权渐次被废除的过程中。私有财产权的范围在缩小。”私有财产权在历史的演进中为什么会缩小，或者说，为什么会逐渐的社会化？罗默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发生不是因为生产者阶级具有道德的观点，而是因为只有某些经济结构（包括财产权）能够适合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为什么与更高级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经济结构应当包括更多种类的财产权的社会化，这是一个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还没有谈到，甚至没有被明确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罗默本人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说，“在近两个千年发生了财产权的演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的生产要素还被继续认可

为财产，这一情况看来是清楚的。与每一种经济结构及其所接受的财产形式相关的，是独特类型的“不平等。”为什么这些不平等都相继被看成剥削，看成是一个集团超过另一个集团而享有的不公正的利益？罗默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一种研究非正义的社会学。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一种经济结构只有在它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才会存在，一些人进而认为，由财产形式产生的不平等只有在这一财产形式不再具有必要性之后才应被看做是剥削。罗默反对这种观点。他反驳说，假定资本主义在初期是生产力发展的最优结构，但能因此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不平等是公正的吗？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必要剥削”概念，并以资本主义初期为例对这一概念做了说明。他说道，“例如，资本主义初期存在资本主义剥削。像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的那样，假定资本主义是那时发展生产力的最优经济结构。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说这种剥削是社会必要的。要是资本主义由于某种原因被消灭了，那就会出现技术发展停滞，工人们境况很快就会比他们在具有生机勃勃技术进步倾向的资本主义枷锁下的境况更糟。”这就是说，当一种剥削形式的消灭不能为被剥削者带来利益的改善时，这种剥削就是社会必要剥削；反之，当一种剥削的消灭可以使被剥削者的境况得到改善时，这种剥削就不再是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种剥削还是社会必要剥削，那就没有理由去消灭它。至于当今的资本主义剥削，罗默认为它已不是社会必要剥削，到了该予以消灭的时候了。

第四，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罗默说，资本主义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私有的和不平等的所有权的结果，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就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了论证这一

观点，罗默首先批判了“人民资本主义”的主张。在一些人看来，如果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那为什么不以人民资本主义，即一种私有财产权继续保留但要在所有人中平等分配的制度去纠正它呢？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同等的财产，竞争和私有财产权还将继续存在。罗默从四个方面论证了这种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市场体制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有效率；其次，对可转让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的平等的再分配不足以纠正那些起因于以前不平等分配的错误；再次，私有财产制度无益于人的自我实现；最后，即使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平等的所有权，人们仍会从天资的不平等中获得大量的利益，而这从道德上看是不合理的。罗默说，人们无须认为这四个理由都有说服力，但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通过人民资本主义道路纠正资本主义剥削的主张失败。总之，在他看来，“消除那些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不同所有权而产生的不平等的方法，不是平均这些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实行公共所有制。”

生产资料公有制指的是什么？对此，罗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而只是说“它需要为公共福利带来可靠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变得更有效或更丰富，那么每个人都将受益。”不过，罗默在这里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无须否定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天资拥有权利的自我所有制。罗默说，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种资产：一种是外在于个人的资产（可转让的生产资料），一种是内在于个人的资产（天资）。在他看来，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剥削是不道德的，应当予以消灭，而基于个人天资的收入虽然从道德上看是合理的，应当予以保护，但也必须加以限制，因为只有这样

译者序

才能保证最大可能的平等。基于这一思想，罗默设计了一种经济结构，这一结构“既考虑到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公有制，又考虑到人们（至少）对他们技能的某种受到限制的私有制。”罗默承认，他的设计只是初步的和尝试性的，因为它所描述的还是发展中的事情。

不容否认，罗默这本书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而且他的批判也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然而，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他的这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是基于科学的分析，而不是道德上的谴责，罗默则硬说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有价值的东西是指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正，并由此出发去建构他所谓的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上的批判，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再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代尽管受到种种挑战，但仍是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的科学理论基础，而罗默在本书中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就说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这也让人很难接受。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对剥削问题的研究采取的是从阶级出发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而罗默采取的则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后者不过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继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罗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是软弱无力的，他所设计的解决问题的经济结构也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段忠桥

2003年6月

前 言

绝大部分想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生，都必须掌握那种已有百年之久，并且与他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读到的东西显然不一致的话语。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以当今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那些久盛不衰的思想。不过，说只有使用的话语是新的那不是实话。很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这里没有提及，或被做了极大的修正，因为我认为它们是错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另外，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那样重要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也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理解没有什么帮助，即便对它做最宽容的解释，那至多也不过是将人引入歧途。实际上，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表明马克思的分析的结论根本不依赖劳动价值论。我提出的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当代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所能产生的洞察力而形成的。